

张远恒◎著
长篇原创小说

热血和

REXUE
GONGHE

一部辛亥革命全史
为民生 为民权 为真共和

呼啸呐喊 前赴后继 不屈不挠
跌宕起伏 风雷激荡 动人心魂

长篇原创小说

热血和

REXUE
GONGHE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热血共和 / 张远恒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438 - 7401 - 5

I. ①热…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0442 号

热血共和

张远恒 著

责任编辑: 李蔚然 龙妍洁妮

装帧设计: 木鱼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25. 5

字 数: 452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7401 - 5

定 价: 45. 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打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风尘，一百年前的中华大地，笼罩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阴霾之中……不管是时势成就了英雄还是英雄成就了时势，1884年—1917年的中华大地上，一群又一群热血青年，前仆后继，百折不挠，掀起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浪潮。

那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时代！

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

那是一个真正英雄辈出的时代！

小说以孙中山的成长和革命历程为主线，围绕同盟会成立、广州起义、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以及革命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窃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展开叙述，穿插了陆皓东、黄兴、蔡元培、宋教仁等为打破专制、建立共和，奉献青春生命的奋斗历程，惊心动魄，振奋人心。同时讴歌了追求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的不屈意志，向人们揭示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文字传承了这段辉煌灿烂的历史，令后来者难忘这一代创业者的艰辛和伟大，引发对现实与未来的思考……

目 录

- 第一回** 话出使开宗明大义001
说洋务揭短埋伏笔
- 第二回** 忧危机孙逸仙上书015
劝革命宋耀如输赌
- 第三回** 上海滩陶斋荐门路032
檀香山孙眉助结党
- 第四回** 杨衢云首功亏一篑046
陆皓东供词死如归
- 第五回** 冯镜如受任掌横滨061
孙中山蒙难陷伦敦
- 第六回** 郑士良一举动惠州077
史坚如两番炸羊城

- 第七回** 刘揆一密会马福益091
黄蘆午谋炸玉皇殿
- 第八回** 章士钊上海对公堂106
黄蘆午东京遇故知
- 第九回** 孙中山邂逅张人杰115
秋璿卿首赞同盟会
- 第十回** 解燃眉耀如筹巨款130
刺大臣吴樾殉死难
- 第十一回** 黄克强桂林策防营140
龚春台浏阳举义旗
- 第十二回** 徐锡麟急起刺巡抚150
秋璿卿从容尽仔肩
- 第十三回** 陈涌波攻占黄冈城161
邓子瑜袭夺七女湖
- 第十四回** 王和顺防城杀县令170
孙中山重关轰敌营

- 第十五回** 黄明堂奔取河口镇180
倪映典挺进广州城
- 第十六回** 汪兆铭阴谋炸载沣193
温生才独行刺孚琦
- 第十七回** 黄克强率众攻督署208
同盟会飞血溅羊城
- 第十八回** 谭人凤传信争汉上223
熊秉坤首义夺武昌
- 第十九回** 黄克强血战汉阳城239
吴禄贞命殒石家庄
- 第二十回** 唐绍仪会谈明心曲256
宋教仁砥柱共和潮
- 第二十一回** 孙中山南京创民国274
彭家珍北京刺良弼
- 第二十二回** 唐绍仪大闹总统府285
刘揆一密计鬻风堂

- 第二十三回 张振武饮弹玉皇阁302
刘成禺怒案参议院
- 第二十四回 孙中山会晤袁世凯312
黄克强面商宋教仁
- 第二十五回 国民党初营胜大选324
宋渔父喋血留余恨
- 第二十六回 李烈钧传檄战湖口337
黄克强驱督据江宁
- 第二十七回 孙中山重建革命党352
李根源出组研究会
- 第二十八回 革命党刺杀郑汝成362
研究会同反袁世凯
- 第二十九回 梁任公避祸走天津372
蔡将军迂道返昆明
- 第三十回 倒帝制党军起五省383
反军阀元勋揭旗帜

第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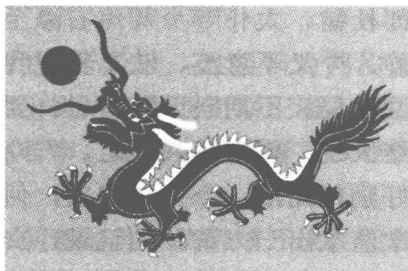
话出使开宗明大义 说洋务揭短埋伏笔

词云：

欧风美雨东渐，千年老屋颓然。一代奋起破荒蛮，孤寡难再称善。
斯是世界潮流，天赋人民主权。前仆后继血染遍，此势岂可逆转。

——调寄西江月

话说大清王朝，自世祖顺治帝定鼎中原后，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仁宗嘉庆，皆历朝雄主，霸业兴盛，国势蒸蒸，人丁兴旺，四万万外，皇家恩威所及，边国近邻，莫不遣使纳贡，臣服天朝皇威。到宣宗道光登位，国势便如秋日斜阳，一日不如一日，外患一年紧似一年，英、法等红毛鬼子驾船漂洋渡海而来，用舰炮开路，通口岸，占地，索库银，弄得一发不可收拾。



大清国自1862年始有国旗，国旗始为三角黄龙旗。1881经李鸿章提议，清国国旗由三角黄龙旗改为四方黄龙旗。

历至文宗咸丰十年秋九月，英、法联军攻克大沽、北塘要塞，入占天津，向京师进犯，于通州八里桥一战，清军全线溃退，京师震动，人心惶惶，京师九座城门悉行关闭，文宗皇帝于海淀圆明园闻报，万分震恐，立召王公大臣会议，命恭亲王奕訢留守京师，主持抚局。之后，文宗皇帝仿祖宗遗制，行秋狩木兰故事，携东皇后慈安、西皇后慈禧、五岁皇子载淳，由朝中一班王公大臣簇拥着，乘辇出圆明园东门，往热河承德行宫避处，一路行色匆匆，正是：

凄惶孤家走热河，谁挥返日鲁阳戈？

笙篴嘈嘈雨狂骤，斑竹萧萧泪滂沱。
 阴昼长夜侵玉座，秋风乔木纪金陀。
 离离山庄原上草，烽火照宫帝奈何！



被毁前的圆明园一景。

是年冬十月，英法联军打破京城，烧杀劫掠，焚毁圆明园。恭亲王奕訢派人出京，六百里加急，奏报文宗皇帝，称英、法两国要求派公使驻京，中国输银赔款，增开商埠，削减关税，允许两国舰船入内河航行。朝廷若不答允，即行焚毁皇宫。文宗皇帝览奏，当场昏厥，深夜醒来，忧虑焦急。加之口外严寒，以致圣躬违和，患起病来。太医百般调治，也不见好转，

圣容日见消瘦。

至翌年秋八月，文宗皇帝疾甚，召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御前大臣额駉景寿、吏部左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右瀛至榻前，说道：“朕自继位以来，天下未有宁静，今又不意英、法二竖犯我心腹，入据京师，城下逼盟，正赖与卿等挽回危局。不期朕天年将尽，要与尔分手。此无他嘱，唯嗣子载淳年幼，承继大统，望卿等共佐之。”众臣闻言，伏地叩首道：“陛下春秋正富，正好励精图治。今龙体欠安，何出此不祥之言。”文宗皇帝目示贴身太监，太监拿出一方黄丝帕记录，文宗皇帝又道：“兹立嗣子载淳为皇太子；载垣、端华、肃顺、穆荫、额駉景寿、匡源、杜翰、焦右瀛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朝政。”文宗皇帝说过，又命贴身太监捧出两颗玉玺，一名“御赏”，一名“同道堂”，分给慈安、载淳，交待道：“日后下传皇帝圣旨，都须在谕旨首启位置，盖上“御赏”印；在末尾位置盖上“同道堂”印，两印符合，方为有效。文宗交待毕，闭目不再语。诸臣退出宫来。是夜文宗驾崩。

第二日，众人尊文宗皇帝遗命，立六岁皇嗣子载淳继位，是为穆宗；宣布新皇帝由载垣、端华、肃顺、穆荫、额駉景寿、匡源、杜翰、焦右瀛八大臣辅政，赞襄政务；定明年为“祺祥”元年。由是东皇后慈安，称东太后，西皇后慈禧，称西太后。西太后以幼帝生母身份将“同道堂”印控制起来，每逢下诏，代子钤印，取得总揽朝政奏疏之权。众大臣见风使舵，趋之若鹜。不数日，即有山东御使董元醇取宠两宫太后，奏请两宫实行垂帘听政故事，由一二亲王辅政。八大臣闻知，拟旨严词切责，请皇太后加盖印

章。西太后慈禧，拒不盖印，八大臣停止上朝。慈禧无奈，被迫盖印，由此嫉恨八大臣，欲扳倒八人，揽权称制。密使贴身太监安德海出行宫，潜回京师，给恭亲王奕訢送信，联手发难。

恭亲王奕訢在京中主持抚局，与英、法两国公使议和，达成和议，干戈化玉帛，京师归于平静。奕訢正思如何迎文宗皇帝梓棺回京，读了安德海送来的密信，决计联手发难，派兵迎文宗皇帝梓棺回京。八大臣沿途护送，不知有计。奕訢乘机发动政变，捕捉八大臣，杀死肃顺，逼载垣、端华自尽，革除穆荫、额駙景寿、匡源、杜翰、焦右瀛五人之职。两宫太后回京，实行垂帘听政，加封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总领朝政。是年十一月一日，幼帝载淳端坐养心殿，慈安、慈禧并坐载淳背后，前垂黄色纱帘，奕訢立于帝左侧，颁白诏于天下，改明年为同治元年，百官叩首，三呼万岁。礼仪毕，奕訢退朝出宫，回海西街恭王府。近亲王爷，御前大臣，咸来称贺，冠盖云集，门庭若市。奕訢排宴迎讶，以雕盘异果，水陆鲜肥，美酒酬酢。

原来，恭亲王奕訢，乃道光帝第六子，自朝廷与英、法两国开战，代表文宗皇帝同洋人打交道，人称“鬼子六”。是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蒲安臣、俄国公使巴留捷克，联袂来访。众人被安于上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英国公使普鲁斯起而言道：“亲王为先帝同胞，新皇叔父，勋戚干臣，内清君侧，外礼诸国，开帝国历朝风气之先，乃合乎世界潮流之举。”奕訢道：“公使大人过誉。本王佐承先帝之业，辅弼新皇，修好各国，光大祖宗基业，还有赖贵公使大人于局外运筹匡持。”法国公使布尔布隆道：“帝国新皇登基，亲王主持大局，与我诸国修好，互通有无，礼相往来，实可庆可贺。”奕訢道：“我先帝英明，本欲与各国通好，奈载垣、端华、肃顺一党，蒙蔽圣听，强与为敌，至生干戈，开罪诸国，还望诸公使大人，向贵国政府输我大清皇帝知过之诚！”美国公使蒲安臣道：“我诸国友人，只意在贵国之传教，施予上帝恩泽，图取工商利益。但期帝国尔后能守定和约，以忠信事之，勿再生齟齬，则为幸甚！”奕訢道：“贵公使大人所言极是。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



慈禧垂帘听政时的画像。



恭亲王奕訢（1832—1898），道光帝六子，咸丰帝异母弟。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洋务运动首领。

利往。修好诸国，与通有无，乃我新朝纲领。当一维诸国之意是从。”

自此之后，英、法两国军队陆续撤出京师，各国公使到东交民巷筑馆办公。恭亲王奕訢与之过从往来，交契日密，外交事务愈繁。一日奕訢乃奏请两宫太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洋人事务。慈禧太后览奏，代幼帝朱笔御准，钦命工部尚书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会同办理。文祥受命，择选办公场所，派人将东堂子胡同赛尚阿宅邸门庭更换，挂牌办公。适逢江南太平军，李秀成、李玉成部攻破江南、江北大营，统领张国梁落水而死，和春自杀。太平军转攻湖北、安徽，安庆告急。恭亲王奕訢、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兵部尚书桂良，兵部右侍郎兼长江巡阅使

彭玉麟，齐到总理衙门会议，会议调派京营火器营弁兵，征剿太平军。奕訢道：“洪匪猖獗，势成腹心之患。朝廷在江浙用兵，屡不得手，甚是可虑。调派京营火器营弁兵，也难料济事。”桂良道：“奉使游历者众口一词，称泰西各国文物制度，厘然秩然。英、法二酋入侵我国，两次皆凭舰炮得手。其制造火器之长，自非我国所及。若我托名与之通好，不露痕迹，派使窥得其妙，为我所用，成则匪患可平，外辱可御。”文祥道：“奴才于西洋教士处听说他国朝政，不与我同。彼国偶有动作，必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奴才度之，其治国如此，兴废成败亦由此。中国天泽分严，上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其义可取也。我用人行政，非人心所其愜，可急止勿为。至于火器之技，单发火器，多发火器，多管连发火器，远射火器，近射火器，连珠子，霹雳炮，追根溯源，原皆出自我中国。明朝时便有葡萄牙佛朗机、红夷炮传入。如今自是不难接入。”彭玉麟道：“闻西人立国也皆自有本末，其礼乐文物制度虽远逊于中国，却能驯致富强，皆因它自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若遗其体而求其用，恐为不当。以奴才料之，无论轔蹶步趋，即令铁舰成行，又何足恃？若得其用，又得其体，则无论洋人自海上来，陆上来，使用霹雳炮，滑膛枪，洪匪抑或得其资助，如何猛烈，也不足为虑。我用红衣炮、火铳御之，其威力射速虽远甚

于我，出多倍数量，也可胜之。”奕訢听了三人之言，沉吟半晌，后道：“自应体用兼顾，不过时下朝廷用兵正紧，京营火器营弁兵需得接引洋人火器，已成急务。”文祥道：“亲王所言极是，诚须急为。只因火器一项，系兵部事体，应于兵部遴选一人方可。”

四人正自议论，一人约六十几岁年纪，水泡眼，山羊须，顶戴袍服，项挂朝珠，颤巍巍步将入来。四人抬头细视之，却是兵部左侍郎郭嵩焘。奕訢见了，即生出这样一个念头来，若由郭嵩焘出使欧美、东洋国家，访察其文物制度与火器制造之道，自是再适合不过，乃顾谓三人道：“真个是说曹操，曹操到。”郭氏老远闻着，急趋几步至奕訢面前，两袖一抹，右膝盖往地上一叩道：“奴才给王爷见礼！不知王爷何出此言？”奕訢叫郭嵩焘免礼就座，郭嵩焘起来，哈着腰，在桂良身边坐下。奕訢道：“本王正与三位爱卿计议，如何于兵部遴选一人，访求洋人制造舰炮之道，以强武备，正欲有问郭爱卿，对此有何见地。”郭嵩焘道：“此议关系国家大体，王爷位居首辅，一言九鼎，奴才岂敢班门弄斧，悉听王爷遵命便是。”奕訢遂将有意命他出使的话，说了一遍。郭嵩焘道：“奴才年高体衰，恐已难担此大任。然奴才一秉愚忠愚见，却不敢不呈。闻西洋立国，本在朝廷政教，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而益其强。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与强兵富国之术，商学兴艺之方，实多可以取法也。”奕訢道：“卿之所言，所谓王、臣之见相同。你出身士林，又通兵道，博学多才，见识面广。又如何不能担任？即勿推诿罢了。”郭嵩焘道：“欧美东洋国，远隔海天。即使奴才能强撑着去，然奴才通晓的可是国文，而不是洋文。奴才平生所接触的，又并非数理之物。诚然我之所见英、法等国水兵，所驾火轮日行数十里，所用蒸汽铁舰，线膛炮，米涅步枪等，已大大领先于我。而我军所用者，却仍是木制篷帆战船，滑膛炮，传统鸟枪、抬枪、刀矛、弓箭之类，装备落后，与之差距，简直不能以道里计。朝廷自当应筹以数十年防御计，非得务一时防堵。奴才虽已身衰朽，却又如何能做静坐冷观。”奕訢听了，乃频频点头道：“郭爱卿所言极是。然也还得知道，世上的事不是都先懂了才干的，而有时也得在干中去学。”郭嵩焘听了，离座俯首，双手向奕訢一拱，又朝文祥、桂良、彭玉麟三人拱了拱道：“时艰方剧，奴才何忍坐视！如此即悉听王爷遵命便是。”转而又道：“但尚有一言，不敢不呈。”奕訢心中一惊，以为他还有什么顾虑，便叫他直说。郭嵩焘顿首道：“恕奴才冒昧，以我所知，欧美国家政治制度与火器制造一项，虽后于我出，然皆十分发达。使奴才一人前往，恐非奴才学识耳目能及。不妨还聘用几个洋人，以为向导，沿途指点，方不负朝廷付托之重。”奕訢听了，望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又逐一问了文祥、桂良、彭玉麟的意见，三人也一齐附会，奕訢才都依



郭嵩焘（1818年—1891年），1847年中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勇”。1856年任南书房行走，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1875年初任福建按察使。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1891年病逝。

了。之后，众人又说了一会朝廷在江南用兵的话，才散场出来。

原来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籍贯湖南湘阴，道光朝进士出身，曾助曾国藩办湘勇，奉命援江西，从江忠源守漳门，鉴于洪杨借水兵之长，攻城夺地，所向无敌，首倡编练水师；主理苏松粮道时，常与外商往来，接触过许多西洋器物；后署理广东巡抚一职，于黄埔、虎门要塞，又目睹过英、法两国兵船如何发射火炮。因此他在朝廷中也算是一个有些洋务见识的官儿，他又身任兵部左侍郎之职，被奕訢选中，也是意料中事。

因此总理衙门会议后，奕訢回府，写折子上奏两宫太后，遴选随员，派人到东交民巷，请求各国公使帮助。英、法两国公使闻言喜形于色，答应分派职员柏卓安、德善，作随行顾问。美国公使蒲安臣正拟打算回国述职，也不甘后人，表示愿意绕道回国，陪同前往。奕訢得其多助，十分欢喜。即派兵部左侍郎郭嵩焘为正使，通政史参议刘锡鸿为副使，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为随员，组团出访。只待懿旨颁下，即命启程。

消息传出，未料引起朝中一班清流人物的纷纷反对。毓庆宫行走翁同和，大理寺少卿潘祖荫，翰林院侍读张家骧，与广东惠潮嘉道刚毅，遥相呼应，联名上折，奏呈两宫太后，称西洋国性近犬羊，向无信用，不可施以大清国皇帝的恩惠德泽。朝廷主动派人出使西洋，师事夷人，违背祖制，以弱示强，自取侮辱，有失朝廷颜面。谓郭氏等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能容于尧舜之世。此种人在朝不能安邦，又焉能使之事鬼？朝廷绝不能因此取祸！”消息传到湖南，乡绅个个激愤，吐唾沫，甩辫子，骂郭嵩焘侮辱乡梓，丢了湖南人的脸面，扬言要开除他的省籍，砸毁他在长沙寿星街的别墅。近亲内戚，以其文章学问，为世之凤麟；生平学行，可比江海乘雁；此次出使之举，真真可惜，毁了其一生的名节。郭嵩焘闻之五内俱焚，闭门不出。

慈禧太后在接到奕訢的奏折，听了众臣的非议后，也一时拿不定主意，竟将奏折搁置了下来。也是事不该绝，一日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意外派人到宫里来，向两宫太后进言道：“中华若欲自强，自是须学外国；而学外国，则自当莫如学其体用，而学其体用，则又当自学习利器始。”慈禧太后才记起奕訢的折子，差强人意，批下了来。郭嵩焘在府第跪听过懿旨，

不能抗拒，忙到恭王府叩见奕訢，又拜见了文祥、桂良等人。第二日，打点行装，会同副使刘鸿锡、随员道志刚、孙家谷，由英国使馆职员柏卓安、法国使馆职员德善、美国公使蒲安臣陪同出发。一时清流人物中，不乏有到御座前痛哭谏诤者，到正阳门车站欲行拦阻者，正是：

几番挨打怕西洋，拒学西洋但骂洋。
幸有郭公甘受谤，不辞万里使西洋。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

却说当日郭嵩焘一行人，出正阳门，走前门大街，迤迤而行，一行形状参差，色彩鲜明。三个洋人黑绒毡帽，墨呢燕尾服，长筒皮马靴。公使三人红顶长辫，坎肩旗袍，白底黑缎鞋。市民相拥远立观看，直觉得此一行人新奇鲜亮，不失为天朝一大殊闻。时人有八句排比奇文，单道其一行异状云：

头戴伞式红顶小笠帽，帽后拖着猪尾孔雀翎。
身着蓝色箭衣长拂地，外套紫色马褂绣螭纹。
脚穿白底黑缎朝靴鞋，腰上拴着两根白丝绳。
横胡竖须后束长尾辫，老态龙钟戴副老花镜。

郭公使一行出正阳门大街后，三个洋人坐上三顶绿呢小轿，在前面领头；郭公使一行四人骑马跟行，两队清兵夹道护送，一路步行到天津塘沽港码头，搭上一艘国产三桅木质帆船南下，数日后抵达上海吴淞码头，赶上英国“康华丽”号炮舰回国，搭乘炮舰前往英国。公使四人跟着三个外国人登上“康华丽”号炮舰，乘坐炮舰出海，南下过香港海面，入南海，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南绕非洲好望角，沿西非海岸北上。于三个月后的一日，“康华丽”号炮舰抵达伦敦码头。郭公使一行人，联袂登岸，由柏卓安带路，直奔英国外交部衙门而来。但见得好一座城池，虽不如大清国京师奢丽，却见西洋国殊异繁华。伦敦街市，楼宇穹庐圆顶，尖顶高耸入云；人物往来，警察灵活；商肆店铺鳞次栉比，钟表、玻璃、水晶等西洋货物，琳琅满目，买卖兴隆。那景象正是：

千门日照珍珠市，万户烟生碧玉城。
山海是为英国藏，市井犹见外夷情。

郭嵩焘一行人小心翼翼而行，东张西望，作乡巴佬进城之状。市民见其一行人穿着古怪，一团花绿。每个人的背后，背着一条油光发亮的辫子，脑后栽着一截粗野的猪尾，还夹着几根美丽的孔雀翎，坎肩袍服，项挂串珠，足蹬白底黑面靴，不伦不类，直把他们当作天外来物。上前围观，忍俊不禁，一发鼓掌哂笑起来，令郭公使一行人端的狼狈，面红耳赤，不禁加快脚步，以至脚下乱了方寸，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斯文尽失，尊严全无。好在有三个洋人左右维护，前后照顾，四人跌跌撞撞，才挤出笑围。

当日英国外交大臣罗素，对其一行到来，即给予了礼仪接待。随之由罗素陪同，前往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谒见英国首相雷葛。雷葛戴黑绒高筒礼帽，身着墨呢燕尾服，行拥抱礼。郭嵩焘、刘鸿锡红丝顶戴，坎肩袍服，回以跪叩礼。入室坐定，雷葛道：“公使一行，不辞辛苦，远涉重洋，来与我国通好，谨向阁下致以迎迓之诚！”郭嵩焘道：“我皇久慕王国文明，奈远隔重洋，天涯海路，无以聘问。今卑职一行，受朝廷付托之重，谨致我皇仰慕贵国女王陛下之意，亦谢首相阁下隆礼之谊。”雷葛道：“我英吉利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君王乃王国象征，由保守、自由两党轮流行政，行政受国会监督，能者上，不能者下，国事唯国民之意是从。废疆界，通车舟，兴工商。工商为富国之本。物奇天下，富甲五洲。贵国愿与闻乎？”郭嵩焘道：“我大清帝国自太祖开基，至本朝已有二百余年，皇帝称制，上承天命，下治万民，由我皇陛下专而治之。薄天之土，莫非王土；普天之臣，莫非王臣。天下一统，重本轻末，役民为农。农业为我立国之本。物产富饶，自给自足。”雷葛闻罢，大不以为然，揶揄道：“国家治权，重在监督一项。若失去监督，势如江河横溢，害国苦民。天道无常，皇帝集权专私，借天发令，罔顾民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洪水泛滥，猛兽伤人。故我王国以激烈革命去之，君王只以象征王权，而以政党轮流行政。因之去我封建愚昧，以至工商发达，民富国强，领先世界。”郭嵩焘对道：“我中华乃世界文明古国，自有国以来，即由帝王陛下专而治之。由是国运绵绵，王道不衰，诸种文武制度，远出他国之上，有指南、火药、造纸、印刷四大发明，惠及世界；至我大清于风水、礼仪、祭祀、祈神方面，又更有新用。独近代火器不及别人耳。”雷葛合掌大笑道：“妙论！妙论！阁下一番话，如醍醐灌顶，使我雷某耳目一新。帝国物华天宝，自在风流，罕有可匹，令人钦仰之至！”郭松焘腴腆道：“卑职不才，卖弄敝屣，见笑于首相阁下！”郭嵩焘谦让一回，雷葛乃言及两国来日邦交，副使刘鸿锡抢言道：

“尔国远隔重洋，势力跨越数万里而难得持久，我大清国于尔西洋之事，自当以和待之。”雷葛听了，连连称许。于是郭、刘乘机提出要往英国一些地方参观游览，以不虚此行。雷葛自是满口答应，令外交大臣罗素作出安排，又说笑一回，郭公使一行四人，才告辞出来。

来日，郭嵩焘一行人便由外交大臣罗素作出安排，乘坐马拉车，往有“万城之花”之称的伦敦内城、外城游览，一路观看了有“北方雅典”之称的爱丁堡，大学城牛津、剑桥，古色古香的约克镇，沙翁故乡斯特拉特福都，拜访了英国上、下议院。之后，环英格兰、威尔士作实地访察。车辚马嘶，马萧萧，由伦敦而伯明翰，而格拉斯哥，而曼彻斯特，而利物浦，而朴次茅斯，于英国枪械、炮弹、铁舰、制造等设施，走马观花，一一浏览。其间出于好奇，还拐道去了萨默塞特威灵郡村，参观了英国议会政治思想启蒙家约翰·洛克故居。途中涉足了若干名胜古迹，许多文学书院，发英国开化之感慨，叹大清隔世之幽情，指阁为殿，望厦为寺，多称稀奇，都是意料中事。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花开花落，春去秋来。郭嵩焘一行，不觉使英已历半年有余。一日回到伦敦邸馆，忽见庭中一株芙蓉，如瑞雪堆积，一层一层，开得没枝没叶，盛花怒放，郭嵩焘乃生出告辞之意，谓刘鸿锡、道志刚、孙家鼎道：“我等此行游历英伦，已有时日，所见所闻，料西洋他国文物制度、火器制造大抵也不过如此，不妨就此返程。如何？”刘鸿锡道：“大人担心费了银两不成？难说我等此一生也只会逢上这个差使，省了这一回，恐没了下辈子。你惜皇粮，只怕皇爷不念你的情呢。”志刚道：“以下官所知，我们掌关的，暗里截留的，明着借故扣下的，谎报少交的，不知该有多少。况我大清国地广人众，每人省一口，就够我等花的了。”孙家鼎道：“我礼部也是如此。每年朝廷花在一些无端礼仪庆典上的费用，占了支出的大部。此行使命重大，自是当不怕费了时日，更不怕花了银子，当去的地方，我等当去才是。”郭嵩焘听了众人的话，老态龙钟，在室中盘桓了一回，以为众人说的也是在理，便向众人道：“既然如此，便转道法国、美国，由日本回国。”

两天后，郭公使一行人打点行装，向英国外交部衙门辞行，外交大臣罗素礼送众人到伦敦码头乘船，渡英吉利海峡，往欧罗巴洲法国巴黎而来，前往谒见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一日到了法国，例行得到了国王拿破仑三世的礼仪接待。之后，一行人到法国北海、地中海沿岸诸大港考察舰船、火炮制造，乘间游览名胜，看埃菲尔大铁塔，到波尔多拉伯烈德庄园，祭奠三权分立创始人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后东行到其邻国日内瓦，在人民主权论集大成者让·雅克·卢梭的故居门前，作了一番礼仪凭吊。马不停蹄，风尘仆